紅樓真夢/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五回　會真園片月引鸞輿　留春院百花圍蝶陣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母在元妃宮中聽戲，尋寶玉不知何時走出，問黛玉鳳姐，也只顧聽戲，不曾在意。元妃笑道：「寶兄弟必是到後台調度去了。」一時那出《萬年燈》演完。只見芳官扮嫦娥出來，唱了一段開場的曲詞，便說道：「今天是元妃娘娘千秋大慶，王母麻姑和各界群仙都來稱祝，咱們來晚了一步，為的是編排『雲仙舞』，給娘娘上壽，不免扮演一回。」又道：「女孩子們，還不上來獻壽麼？」說著，便有三十六個侍女扮作彩衣宮娥，分作三隊陸續上來，都向台前下拜。隨即舞了一回彩燈，緊接著就演那鶴舞、雁舞，十二個侍女演鶴舞的，每人一盞白鶴燈，拳足抖翅，作種種舞態，連人帶燈，舞成一片雲彩。唱的是：

端正是剪銀幡珠杓轉陽，又恰遇壽筵張。報添籌，仙一隊翱翔。只見那金衣舞，玉梅邊春宵漏長。更誰知引祥雲紫蓋天閶。駐鳳駕，翠蓬鄉，峙鼇山還與龍樓相望。況丹椒，是舊香，夢飛回尚許傍芝旗桂仗。喜今宵，風光先到姒台旁。

黛玉道：「這曲詞那是月宮的舊譜？多半是他現編的罷。「元妃道：「倒也虧他，編得如此清新流麗。」說著，只見那班鶴舞的，或將集而旋翔，或乍散而復聚，或四散翱翔飛沉不定。那十二個侍女演雁舞的，又都拿了雁燈上來，參雜飛舞，有時一字橫起，似作勢摩空。有時舞到半空，忽又散飛潛伏，似眠沙點水。一片歌聲，隨著抑揚高下。

唱的是：

（扌雙）雲志，依仙掌，隨陽願，疑天上。煙霄遠，斷羽成行。憑看遍翠海紅桑，忽春來錦堂。眼前重見興慶宮妝。

迎春道：「這段《普天樂》也編得很有意思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有什麼好，我聽著全不懂。倒是唱的嗓音不錯。」此時台上，鶴雁兩隊穿插往來，忽而參錯成群，忽而分立對陣，似離似合，乍距乍迎。白的是鶴，黑的是雁，起先還分得出來，漸漸攪成一團，只覺黑白迷離，似繁星亂晃。霎時歌聲轉處，又是十二個演花舞的，每人一朵花燈，按著十二個月的花季，從梅花直到山茶，花影幢幢，燈光閃閃，也穿插在鶴雁兩隊之間，曼歌緩舞。

大家正看得有趣，忽見寶玉從殿外進來，向元妃道：「娘娘看他們小技，還可入賞麼？」元妃笑道：「有勞調度，我們只看現成的，未免太便宜了。」鳳姐問黛玉道：「那月宮你是到過的，是不是這樣舞法？我只覺得太熱鬧了。嫦娥向來冷靜慣了的，未必合他的意思罷？」黛玉道：「這舞的大譜還是月宮裡抄了來的，可是添了無數的玩意，月宮裡那有這些燈呢。

「寶玉道：「今天是祝嘏大典，正該熱鬧一點。況且又排在《萬年燈》之後，若沒點燈彩，也未免減色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的眼睛本就花，叫這些花兒燈兒攪合著，更瞧不清啦。」正說著，那三十六個舞女，聯翩合舞，舞得輕盈宛轉，如一群弱燕。唱的曲詞更字字分明，宛如嬌鶯千囀。大家聽那曲詞是：

蝶蜂狂，燕鶯忙，千影鬥春芳。錦燈轉處花風揚。向珠簾回顧，霞袂仙仙，依約驚鴻留樣。扶荔宮中，長春殿裡，慇懃親手按霓裳。待踏歌歸去，倚瓊枝惜取衣香。璧月樓台，瑤雲院宇，元辰好夜，珍重勸紅觴。蓬壺近，認歡場不是散花場。

大家聽著曲子各自歎賞，又見演花舞的從袖中散出許多花片，滿台上似有無數彩蝶翩翩飛舞。忽然三隊舞女舞腰徐轉，前後分行，擺成了兩個「千秋」大字，藕官扮著星眸鳥爪的麻姑，另一個旦腳扮了月佩雲裳的織女，各唱了兩套千秋新曲，這也是寶玉添出來的。元妃傳旨，賞給芳官藕官錦緞各二疋，餘人分賞荷包銀錁。芳官等即在台上謝了。那晚上，賈母等辭了元妃回去，已在子牌時分。眾人在賈母處談了一回，各自歸寢。

寶玉一路入園去還同黛玉談戲，黛玉道：「戲詞確是好的，若說那齣戲，我總嫌他過於繁密，就是鳳姐姐他們也是這樣說法。下次若再唱，還該重新編過，疏密相間才好。」寶玉也自折服。他自從聽了黛玉勸他養心的話，每日雖還到靜室中坐坐，卻不像從先那樣認真。新年裡頭，鳳姐攛掇著寶玉黛玉也請賈母逛了兩回園子。究竟天氣還冷，賈母又年高疏懶，每次只逛了兩三處，或是到迎春房中歇息，或是至留春院歇個中覺。常時還是弄點吃喝，鬥鬥小牌，較為省心省力。

轉眼到了元宵，會真園中各處坐落都掛上紗絹琉璃及戳紗料絲各燈，也安排些銀花火樹，應景節物。賈母因元妃有燈節歸寧的話，命寶玉親去傳話，請娘娘回來宴賞。元妃當面答應了，又再三吩咐，一切都按著家常禮節，那些國禮概行豁免。

那天，元妃坐轎子至赤霞宮，寶玉率同黛玉、迎春、鳳姐、尤二姐等只在正殿前迎侯。元妃下了轎，扶著抱琴直至工字院上房。見了賈母，要行家禮，賈母連忙攔住，讓元妃在炕上坐著，大家陪坐閒談。元妃道：「老太太那天坐的工夫很不小，沒累著麼？」賈母道：「那天有好戲聽倒不顯累，第二天我還去逛園子呢。倒是娘娘招呼我們太周到了，一天也沒得歇著。

「元妃笑道：「我們看戲的人，就多坐一會也累不著。只有寶兄弟跑出跑進，累得一頭是汗，只望大家說個好，你們還偏要批評他。我看著又是可憐，又是可笑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他的林妹妹先不肯說好，我們再說好，也不中用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那齣戲也是太繁密了，因為要湊湊熱鬧，就沒有細想到。」元妃道：「今兒的燈，想必又是熱鬧的了。咱們到那裡看去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娘娘那天說要到小瓊華，今兒就在閣子上擺席，那裡還得看。」

於是，賈母陪著元妃坐了藤轎子，眾人一路圍隨，直到含暉水閣。所過門闌廊廈遍綴燈彩，已覺十分富麗。賈母讓元妃在水閣坐下歇息一會，然後換坐燈船向小瓊華撐去。元妃倚著船窗，見皓月當空，寒光四射，照著湖水都成了一片銀潢。遙望兩岸燈影幢幢，樓台花柳隱約可辨，笑道：「這燈也就很可觀了，若像那回歸省的樣兒，不但過於奢靡，而且未能免俗。

「賈母道：「那也是皇家的制度，娘娘沒見從前南巡的時候，咱們金陵幾個大家都接過駕，那銀子真像淌水一樣的花去，誰敢說『可惜』二字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們王家祖上就接過兩回駕，至今還落下兩句口號，說是『東海缺了白玉牀，龍王來請金陵王』

呢。」元妃笑道：「若說皇上家的制度，管得人可太苦了。我從前在宮裡住著，天天瞧見的只是紅牆、黃瓦、黑老鴰子。到了這裡，黑老鴰瞧不見了，也只瞧的是紅牆黃瓦。

依我的本心，只要搬到這園子裡，天天看著真山真水，和姐妹們說說笑笑，比任什麼都樂。無奈還有些制度管著，不容我多走一步哪。」

說著，看看船中，只不見寶玉，便問道：「寶兄弟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他是坐不住的，在船頭上幫著他們撐船呢。」鳳姐喊道：「寶兄弟，娘娘找你。」寶玉放下篙子，忙進艙來，元妃道：「寶兄弟，你蓋了這個好園子，也該好好的做幾首詩，再找人做一篇記，才不枉這番心力。」寶玉道：「在這裡的姐妹們沒有幾個，雖然做過兩回詩，也不過一時遣興之作。若做記可更難了，只有求娘娘賞一篇鴻文，庶幾傳之千秋，替園林增重。」元妃道：「我向來不大動筆的，那趕得上林妹妹呢！

「黛玉道：「娘娘何必過謙，那年做的省親頌，大家都推服的，我們那做得出來。」

一路說著話，那船已到了小瓊華。臨水一帶，楊柳桃花映著燈光，分外妍麗。鴛鴦攙著賈母，抱琴攙著元妃上了岸，走進那涵萬閣。閣中燈影輝煌，正中擺了一席是元妃的座，側面一席賈母陪坐。眾人的席都在閣子外頭，大家坐定。黛玉親自送了茶，芳官藕官拿牙笏上來請點戲。元妃點了《仙緣》，賈母點的是《舟會》，當時就在閣外一個小小戲台扮演起來。元妃賈母和眾人一面飲酒，一面聽曲。一時芳官那出《仙緣》唱過了，便接演《舟會》，卻是藕官主角。元妃道：「這兩個聽說都是梨香院的舊人，我當日沒有在意，只記得有個齡官唱得很好，如今還在咱們家麼？」鳳姐道：「當時因為用不著他們，都打發出去，這兩個還是寶兄弟找回來的。聽說那齡官在外頭唱了兩年戲，如今嫁給東府裡薔兒了。」元妃道：「薔兒是珍大哥撫養大了的，為什麼不正正經經娶一個，倒要他們做正配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娘娘不知道，如今的風氣都要娶個女戲子，或是唱曲的，才算是闊。正配不正配，他們倒不講究。」

坐至半席，元妃詩興忽發，命抱琴取過筆硯來，一揮而就。

笑對眾人道：「我生平不嫻風雅，聊以記今夕之聚。」寶玉連忙接過來與大家同看。原來是五律一首，寫的是：

元夕會真園宴集即事

名園鍾瑞氣，嘉序接芳塵。

人擬蓬池宴，花留閬苑春。

華燈輝綺席，寶月麗瓊津。

咫尺重闈近，何辭駐輦頻。

黛玉和寶玉首先贊美，迎春鳳姐等也都隨聲附和。元妃笑道：「我不過拋磚引玉，林妹妹必有佳作，不負勝游。」黛玉不免謙遜。

賈母道：「若是做詩，咱們園子裡還有兩個詩人，但是外客，不便冒昧邀致。」元妃問是何人？賈母便說出香菱、妙玉。元妃道：「早知道這裡還有禪庵，應該先去拈香才是。此時何妨邀他們都來一聚呢。」寶玉忙命侍女們分頭請去，自己也自構思和作。少時，迎春和詩先成，呈與元妃。元妃看是：

恭和元夕會真園宴集即事

迎春

迎蹕春風近，名園綠水前。

鶯花開綺序，燈月會華筵。

略分情尤重，承歡景正妍。

賞心欣此夕，咫尺是雲天。

看完了，遞與黛玉道：「你瞧，二妹妹不大做的，也比先長進多了。」

黛玉正看詩，香菱妙玉已隨著侍女進來，同向元妃見禮。

元妃向妙玉道：「妙師詩名，心佩已久，未得領教。」妙玉含笑道：「方外畸人，焉知風雅？娘娘未免過獎。」香菱和元妃本是初見，黛玉說起他從前學詩之勤，近來進境之速，元妃非常贊歎。又問知是寶釵的嫂子，也略問薛家情況。黛玉將元妃、迎春的詩給他們二人看了，便自去吟哦。這裡元妃笑對鳳姐道：

「我在宮裡聽說姐妹們在大觀園裡結社做詩，羨慕的了不得。還有人說起，鳳妹妹也做詩哪，今兒倒不可不領教領教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通共只謅了五個字，那能算詩麼？怎麼也傳到娘娘耳朵裡了。」賈母道：「上回寶丫頭、雲丫頭還來這裡做詩呢，若知道娘娘這麼高興，應該把他們也叫了來，那就熱鬧了。

「元妃道：「他們兩位來了，我簡直連影子也不知道，若知道，我也趕著來了。他們總以為我那裡還是宮裡的樣子，輕易不敢去，其實有什麼規矩呢。」

此時，芳官藕官等唱完了那兩出，又上來請點。元妃道：

「咱們清談也好，只揀那文靜的吹彈一兩套，別攪他們的詩興。「芳官等下去，便吹彈起「燈月圓」來。一時妙玉香菱的詩先成了，元妃看妙玉的詩是：

春張曲宴集，迎節駐金輿。

禊敘情無極，韶妍序及初。

四圍金翡翠，千影錦芙蕖。

永誌芳游盛，和風接佩琚。

又看香菱的詩是：

別館笙歌盛，芳游及上元。

堤花低拂佩，簾月近迎樽。

敲缽忙詩事，飄燈記夢痕。

鸞輿歸路晚，簫鼓隱千門。

元妃看完了，笑道：「畢竟是詩人之作，與愚姐妹不同。「又指妙玉那一首尤佳，當下便與妙玉香菱閒談。忽想起從前之事，笑問道：「那年歸省，我還記得到櫳翠庵拈香，也見著幾位方外，彼時何以未遇妙師？」妙玉道：「我從蘇州玄墓展轉至京，得入賈府，那時已在娘娘歸省之後。人生一面，皆有定緣，就是此番得侍宮儀，也豈是初料所及！」元妃道：「聞說妙師在京，與四妹妹最契。愚姐妹中只他向佛堅篤，妙師看他將來成就如何？」妙玉道：「心即是佛，心外無佛。只要他持念精堅，縱有外魔，也不足為害。我是信他必有成就的。」元妃又問香菱常看什麼詩。香菱道：「我從前最喜看李義山的集子，近來倒常看杜詩。」元妃道：「玉溪生本來是學杜的，這倒是一條正路。」

鳳姐此時正陪著賈母閒談，黛玉卻在廊下看燈。遠遠看那柳堤上一帶燈光，彷彿是一條火龍似的，倒射水裡，成了好些條的金線，不覺就看住了。猛一回頭，見寶玉坐在簾前，尚在那裡寫詩，寫了一回，又要塗改。便問道：「你還沒作成麼？「寶玉道：「我今兒也不知怎麼的，做了兩句，總不愜意。」黛玉道：「你聽見沒有，連妙玉香菱後來的都交了卷，我可顧不得你了。」說著，便走進閣中，取筆寫出，呈與元妃。那詩是：

恭和元夕會真園宴集原韻

林黛玉

清游淹令序，勝境脫凡塵。

飛盞重樓月，移橈一水春。

草香瀛苑路，花罨武陵津。

宮漏層霄永，何煩問夜頻！

元妃先看了題目，笑道：「倉卒之間，還要步和原韻，到底是名手不同。」又看那詩，更為稱賞道：「要推這首壓卷了！」黛玉道：「我正為詩思艱澀，借著步韻，倒容

易成篇。那有妙公做得超脫？」說罷，又走到簾前，見寶玉詩已做成，替他斟酌了兩個字，寶玉才謄出呈進。迎春笑道：「寶兄弟如此矜持，必有驚人之句。」元妃道：「若在天宮，壓倒群仙倒還容易，只怕牀頭捉刀人，不容他不低首呢。」一面看寶玉的詩是：

始春從宴燈，燈月入簾寬。

歌板喧棠舫，觥籌亂藥欄。

一奩涵遠近，萬象占高寒。

何幸宮車駐，星辰隔坐看。

賈母問道：「寶玉做得如何？」元妃道：「這首也不在林妹妹以下，決不像他從前做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他近來還時常用功呢。」侍女們送上酥酪。原來黛玉知元妃愛吃，特為預備的，大家也跟著吃些。又看了一回燈，仍舊坐船至含暉水閣，送元妃賈母換乘藤轎出園而去。寶黛等直送元妃至正殿外，看小太監們引轎子走遠了，方自回園。

此後，年節已過，賈母無事，仍同鳳姐、迎春、鴛鴦及尤氏姐妹鬥牌消遣，卻因賈夫人走了，不免時常思念。

過了些時，天氣漸暖，太虛幻境那些仙女見風光明媚，都挈伴出來遊春。寶玉黛玉和鳳姐勸賈母也坐了藤轎，從赤霞宮出去，一路隨意閒逛。遇著清溪芳樹風景好處，便將轎歇下，玩賞片時。那些仙女們敬重高年，又見賈母和藹可親，也陪著說長道短，如同家裡人一樣。其中有一半認得黛玉的，更顯得親熱。也有跟著轎子和黛玉鳳姐說說笑笑，一直跟到赤霞宮來的。也有來赤霞宮問候賈母，看望黛玉的。因此人來客去，很不寂寞。

到仲春天氣，園中群花更盛，賈母約了眾仙女在會真園開個賞花會。到的也有幾十個人，有會吹彈的，有會雜技的，也有能書會畫的，各奏所長，大家盡情取樂。賈母見過他們，只命黛玉、鳳姐、尤二姐等分起款待。黛玉忙不過來，又叫晴雯、麝月、紫鵑、金釧兒諸人，也幫著招呼。那些丫環們都是喜歡熱鬧的，陪著眾仙女採花鬥草。又在牡丹院打了一回鞦韆，眾仙女中也有膽小的，不敢上去。有些會玩的，都是身輕如燕，兜上了鞦韆，只來回打了幾轉，便已起到半空，羅袂翩翩，彩繩飄揚，舞出各種名色，煞

是好看。金釧兒見了，陡然高興，一腳也登上鞦韆，紫鵑忙道：「那可不是玩的，摔了下來，比弔井還重呢？」金釧兒撇嘴道：「你說的，就那麼嬌嫩？這玩意我從前也玩過的。」芳官替他送起，耍了十幾轉，漸起到高處，便覺得有些頭暈，只可慢慢的放了下來。晴雯笑道：「你那裡成呢，等我玩玩給你看罷。」說著，便輕身直上，自己兜起，漸起漸高，也似飛到半空裡似的。大家仰看，只見他衣袂飄揚的影子。一會兒放下，臉也不紅，頭髮也不亂。眾仙女見了，都十分誇贊。那知道大觀園紅香圃裡，也有兩架鞦韆，晴雯原是耍慣了的。那天眾仙女在會真園中玩耍，直到傍晚方散。

晴雯麝月等送了他們，也很乏了，都至留春院歇息，大家說些閒話。

晴雯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和麝月商量道：「二爺二奶奶的生日就在眼前，咱們怎麼湊份子熱鬧熱鬧。」麝月道：「也想不出什麼玩的，還是照那年怡紅院的樣兒，那天晚上，預備些酒果碟子，就在這裡玩玩。又沒有那查夜的管著，不由著咱們橫反麼！」紫鵑道：「二爺和姑娘的生日又不是一天，分開兩天做就沒意思了。也許到了那天，老太太還要請客呢。依我說，不如借著二月十五大花朝，咱們湊齊一百種鮮花，做個百花慶壽。二爺和姑娘問起，只說是慶賞花朝，你們看好不好？」晴雯道：「那麼著，還得把寶二奶奶、史姑娘都請了來，才有趣呢。」金釧兒笑道：「鬧得太大發了不大合式罷？要請你去請去。」晴雯笑道：「當然是我去，還能勞動你小太太麼？」大家商量定了。

到了十二那天，果然賈母領頭替黛玉做生日。迎春、鳳姐、香菱及尤氏姐妹，都在賈母上房湊趣，熱鬧了一天。晴麝鵑釧諸人，那幾天只忙著在園子裡各處採花，不拘草本木本，折枝移根，定要湊足了百種。好在太虛幻境氣候與人世不同，四季花卉同時齊放，湊起來也還容易。或是盆栽，或是瓶供，或用白玉水晶盤養著，還有用竹根、樹根做成天然花筒，在牆上掛著的，把留春院幾間屋子打扮得紅嬌紫姹，錦繞香圍。那四兒跟著鶯兒學的，也會把鮮柳條和各色鮮花編成細巧花籃。他又想個巧招兒，把四季的花按次序分成十二個月，每月歸成一個花籃，都掛在那抱廈上，更是別處沒有的。頭一天晚上，晴雯悄悄的去邀了寶釵湘雲，也不給寶黛二人知道。

那天一早起來，他們幾個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先至賈母處請安，說道：「今兒是大花朝，我們在留春院湊齊了百花，做群芳會。請老太太和奶奶們，到那裡玩玩。」賈母聽了，甚為高興，吩咐將薛大奶奶柳二奶奶也都請上。紫鵑等先去請了鳳姐尤二姐，又往前院去請尤三姐。金釧兒麝月另去請迎春香菱，都答應准來。鳳姐看他們走後，便至賈母處，見寶玉黛玉都在那裡，笑向黛玉道：「到底你們那裡熱鬧，會想出新鮮法子

來玩。我想這百花大會，多半是捧你這花王的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他們忙了好兩天，也沒和我商量。聽說連吃的也都是花，說著好聽，只怕未必中吃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吃的倒不緊，你們可記著給老太太湊牌。」黛玉道：「手兒是儘夠了，牌桌還得現預備，他們未必想得到，我得回去瞧瞧去。」說著，便先自回園，看著侍女們把牌桌擺好。寶玉緊跟著也回來了，又把那些花重新勻對一番，方見疏密得宜，雅俗共賞。

佈置粗妥，迎春、鳳姐、尤二姐、鴛鴦簇擁著賈母的轎子已經來了，寶黛等連忙接進。賈母一進屋子，就聞見一股花香。

四下裡瞧瞧，笑道：「虧他們那裡找的，會湊成這麼些花，倒像是花洞子了。」迎春笑道：「寶兄弟小的時候，外號就叫絳洞花主，這才名稱其實。」黛玉讓賈母在上面坐著，親自遞了茶，鳳姐等陪著說些閒話。

只聽得簾外一陣說笑之聲，尤三姐和香菱前邊走著，晴雯金釧兒跟隨在後，走到抱廈上，看見那些花籃，香菱道：「那位手兒這麼巧，連顏色都配好了的，真瞧著可愛。」尤三姐道：「這些花兒在這裡不算事，若在別處，除非武則天能叫百花齊放，別人都做不到的呢。」黛玉迎出去道：「屋裡坐罷，老太太都來了半天了。」香菱尤三姐方進屋相見。細看那屋內佈置，也都覺希罕。晴雯道：「老太太請那邊瞧瞧，還有玩意呢。」賈母同眾人過去，只見博古架上全擺著瓶花盆花，按那格子大小寬窄，無不勻稱。那些瓷瓶瓷盆又都和花兒的顏色相配，更覺嬌豔。鳳姐道：「這簡直成了一架百花屏了。」賈母笑向香菱道：「你們愛做詩的，這倒是個好題目。」香菱笑道：「我通共只做幾首詩，倒把詩招牌掛了出去，連老太太也當我詩呆子呢。」紫鵑捧著一個大水晶盤，盤中養著各色花朵，請賈母和眾人隨意揀著戴。賈母揀了一朵大紅山茶，鴛鴦替戴在髻上。

鳳姐自己揀了一枝碧桃，又揀了兩朵粉紫西番蓮，送給尤氏姐妹。晴雯笑向香菱道：「我來給你打扮罷。」香菱道：「這可免勞，別把我打扮成劉姥姥了。」說著，自揀一枝海棠戴上。正在說笑，芳官將紗囊中收的各色蝴蝶放了出來，繞花飛舞，也有落在花枝上的，也有飛在他們髻兒上的，也有從花裡穿出來，又向各人身上繞來繞去的。寶玉笑道：「這才有趣。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收的，我若知道，給他們放在帳子裡，早上醒來，冷不防就要嚇一跳呢！」

一時晴雯紫鵑回道：「飯擺齊了。」寶玉引賈母和眾人至後廈，各席上都是一色漆幾漆椅，有梅花式的，有海棠式的。

只賈母的座是一張梅根藤心榻。候大家坐定，斟了自釀的珠蘭玫瑰各酒，便催著上菜。眾人看那些食品果然不同，也是用百花烹制的，甜菜中有玉蘭花瓣、蓮花瓣，是玫瑰桂花糖和糯粉煎成。葷菜也有桂花、菊花、茉莉花、晚香玉和同汆炒。連到點心都是銀模子印出的各色花朵。鳳姐笑道：「你們做花朝，做得太切題了，倒叫花兒受了煎炒烹熬種種刑法，我做花神定要不依的。」香菱指著晴雯道：「這不是芙蓉神麼，他把各種花兒都摧殘了，供人家的口腹，倒單把芙蓉豁免了，未免有些私心。」晴雯笑道：「我這芙蓉花，也受過多少煎熬的，誰替我出氣呢？」少時飯罷，賈母即在黛玉房中歇中覺，眾人在園中隨意閒逛。

等賈母睡醒起來，便陪著鬥牌。鳳姐、迎春、尤三姐、香菱各自坐了一家，鴛鴦幫著賈母看看，尤二姐只坐在鳳姐身後。

賈母支起眼鏡，拿著牌看了半天，笑道：「這窗子上的樹影子一晃一晃的，我越瞧不清，他越跟我打攪。」黛玉連忙叫晴雯出去把那枝海棠花用竹竿子支開，鴛鴦又幫著把牌理一理，這才看明白了。鬥了一會，迎春連滿了兩副。鳳姐笑道：「今兒吃了他們的，也得還席。誰要是贏了，可不許掖起來，改天再弄點吃喝。」迎春道：「若是老太太贏了呢？」鳳姐笑道：「老太太贏的不少了，櫃子裡老錢和新錢擱了一大堆，擱不下了也要打架的。勻出點來吃在肚子裡，倒免得生事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猴子信口說些什麼，多咱把你贏苦了，恨得這麼牙癢癢。」

那天鬥到天黑，大家算一算，倒是鳳姐贏了。鴛鴦笑道：

「這可沒得說了，你自己出的主意，咱們說定了那天還席罷！「不知鳳姐如何回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